抱經堂文集

抱經堂文集卷第八

東里 盧文弨 紹弓

跋一

十三經注疏正字跋 辛丑

是書八十一卷嘉善浦君鏜所訂仁和沈萩園先生廷芳覆加審定錄而藏之其子南雷禮部世煒上之四庫館大興翁覃溪太史方綱從館中鈔出一本余獲見之前有敘錄稱所見有監本有監本脩板有陸氏閩本有毛氏汲古閣本今惟監本脩板及毛氏本行世故就此二本之誤正焉其釋文則以徐氏通志堂本校又取宋王山毛氏六經正誤之說訂其得失此其大指云爾余

初得日本國人山井氏鼎所撰易書詩春秋左傳禮記孝經論語孟子考文深喜其遵用舊式據古本宋本以正今本之誤然特就本對校而已其誤處相同者雖閒亦獻疑然而漏者正多矣且今本亦有絕勝於舊者不能辨也是書所校正視彼國爲倍多且凡引用他經傳者必據本文以正之雖同一字而有古今之別同一義而有繁省之殊亦備載焉此則令讀者得以參考而已非謂所引必當盡依本文也蓋引用他書有不得不少加增損者或彼處是古字或先儒之義定從某字若一依本文轉使學者讀之不能驟曉則莫若卽用字義之顯然者爲得矣至字音之用反語起於魏晉閒反與翻

音義同故胡身之注資治通鑑即用翻字今則依說文玉篇等書之例普改爲切殆以反作如字讀爲語忌也其書徵不足者不盡卹釋文之本與義疏之本元不相同後人欲其畫一多所竄改兩失本眞此書亦未能盡正也又未得見古本宋本故釋文及義疏有與今之傳注不合者往往致疑此則外國本甚了然也又於題篇分卷本來舊式多不措意或反有以不誤爲誤者余有志欲校諸經已數十年晚乃得見此兩本其善者兼取之以寘成一書而後無遺憾矣 乾隆四十六年元日甲戌書

郭氏傳家易說跋辛丑

此宋郭雍子和之所著也其爲說皆平易正大有益於治謂以氣運而言盛必有衰治必有亂然在君子則自有保泰持豐之道故云吉凶之道貞勝者也正則勝而常吉不正則勝而常凶此蓋與君相能造命之說相合其釋損象云損天下以奉一人則善日消而惡日長迂儒方究多儀備物之享不知損過復禮之義則天下不勝其僞矣又釋豐六五云豐之世盛大无以加又求豐之是无厭也聖人貴夫持盈守成而不以豐大爲務故書有滿招損之戒而易著豐蔀豐沛之失皆篤論也以六十四卦爲文王所重謂以書言之神農之時未有益與噬嗑也以道言之神農之時蓋有益與噬嗑也又謂

歸妹所歸者妹也非從娣而嫁孔子言天地之大義娣媵豈能具此義哉其善於持論多若是此書從永樂大典中鈔出分爲十一卷釐然爲完書但繫辭傳說卦傳郭氏亦本分章段故有前章此章之語且有與朱子微異者而今本缺之漏也庚子臘月余在京師閱起明年二月九日在山西訖功因書其後

融堂書解跋 辛丑

此宋淳安布衣錢時子是撰嘉熙中以喬行簡薦得官下嚴州取其所著書以進此其一也向來疑書序者以書本不待序而明而此書獨推闡入微信非夫子不能作至於經文一切無所更改而節次不差脈絡通貫其

說武成康誥足以洗遷應紛更之謬謂武成自王若曰而下辭無閒隔皆武王之言序所謂識其政事是也康誥之首正是區處商民其頑民已定議遷矣乃始以其餘民封康叔故在康誥之首至其說洪範也謂建極功夫全在敬用五事若次五之建用皇極專爲斂福錫民而設庶徵凡六自五者來備以下明雨暘燠寒風之證自曰王省惟歲以下明時之證語皆一正一反昭然甚明此等議論皆能自抒己見批郤導窾後學得此蓄疑可頓釋矣唯顧命伯相命士須材疑其不爲喪用又疑側階將近內寢豈執兵之大夫所可立或當立於堂此則猶未審耳喪事所須不可經營於無事之日故舊君

之終即當預爲新君之地記曰國君即位而爲椑天子寧獨不然古者宮府一體不爲私嫌況奉宣顧命之日內人無事往來北堂立於側階胡爲不可是書二十卷從永樂大典鈔出缺者僅三篇梓材在其中惜乎不知其解又云何也　乾隆四十六年閏月二十三日東里盧某書

呂氏讀詩記跋丁酉

釋經雜而不貫與隘而鮮通兩者均失之東萊之爲讀詩記也一字一句必本其所自而不以自專其意所不取而可備一說者亦附注於正解之下以俟夫人之自擇焉蓋其織綜之妙合衆說如一說既不使異說得隔

闕其閒而其近是者又未嘗盡棄也斯非釋經之著者乎公劉文章以下雖未及重加整比然固出東萊手所纂輯也東萊所自爲說比衆說下一字條例固云然乃書內有即繫衆說後稱東萊曰者參差互異余壹從條例正之他不敢妄增損也余初得明神廟時南都版本第二十七卷中脫兩葉陶孝廉衡川洲從嘉靖閒舊刻鈔補足之余既喜是書之詳贍而無偏倚自用之失又惜完本之不多見屬二三友人爲余寫之功未半有以小版本示余者稱爲宋刻余驚喜亟取對校則知神廟閒本頗多脫誤小版本字多用分隸體神廟閒本易用今字且更有妄爲撰造者然小版本實即嘉靖閒四明

陸釴所校鐫也書中唯一處尚未刊去其名故知之二十七卷中兩葉亦係鈔補則知嘉靖初印本神廟時即已難得矣使余但據神廟本傳鈔則仍爲未完之本冥冥中有若惜余之徒勤也者而以其善本畀余然則余之受賜誠多矣以鈔者不一手不能盡復其舊余間取小版本古字畧注一二於旁其沿宋刻之舊歟是未可知也助余校讐者江陰趙技才敬夫曦明也小版本尚有譌以余所鈔本視之爲更勝矣

王厚齋詩攷跋 庚午

漢賈景伯受詔撰齊魯韓詩與毛詩異同今其書不傳厚齋王氏乃從三家既亡之後區區於羣書所引零章

斷句掇拾而成之其用心可謂勤矣夫三家之學誠不如毛公之精然竝行於當時立博士諸儒傳授各有源流非鑿空妄說比而今皆失墜莫覩其全幸此書所輯得以考十一於千百三家中唯韓詩差詳齊魯則皆寥寥無幾矣惜哉明人有僞作魯申公詩說及端木詩傳者故爲文飾簡脫以示可信時亦有覺其僞者得此書以相參驗其僞乃益明則此書誠學者所當寶貴也余又觀近時人往往見古人所引詩書與今不類者輒以意更之使得見此書亦當矍然知其不可妄作故余急校而錄之幷揗其所未備者若干條又所注書名復釐而析之視舊本稍詳正矣然余又欲學者善觀之無徒

取一二字句之異曲爲之說反攻毛氏蓋古人引用偶有異同如同一左傳所載而匪交匪敖與彼交匪敖皆兩有之王氏但載其與今異者耳豈可便據此謂必當作匪交乎又毛詩今所傳亦有譌如朔月辛卯今皆譌爲朔日辛卯矣家伯維宰今皆譌爲家伯冢宰矣此非三家之文乃轉寫致誤而舉世習讀鮮有知其譌者余恐後世反得議此書之漏是以幷附著焉

何楷詩經世本古義書後 癸巳

何氏以三百篇之詩分屬世次不與通行本同始於公劉訖於下泉其先後頗難盡信然此亦自成一家之學其書二十八卷配以宿名首角終軫每卷之首各有小

引又有原引爲卷首則當在二十八卷之前又有屬引爲卷後則當在二十八卷之後今此裝潢本於卷首之下將各卷首篇小引紬出彙置一處下又卽將卷後一册繫焉以下詩之次第仍同今本以關雎爲首殿武爲末兹然無復卷數大失著書之本意矣其屬引一篇葢倣序卦而爲之屬以聯屬爲義若知後世必有紛更之者而殿以此篇其序灼然可尋庶幾淆亂之餘不難復舊今當於原引之下仍以小引散之各卷之首依角亢氏房等宿名目尋之則二十八卷乃成爲何氏之書而以屬引終焉則與本題卷後之名亦相脗合矣

春秋尊王發微跋丁酉

夏五之下其爲月也無疑矣而聖人不言者謂其文或不盡於此也言之以月將謂鄭伯使其弟語來盟爲五月之事所書僅此無復更疑其上之容有脫文者矣孫氏謂孔子專筆削之任舊史有闕必從而刊正之此殆後來傳者脫漏耳豈其然哉士匄不伐喪春秋之所善也孫氏本穀梁義謂其貪美名以廢君命惡也夫不伐喪者周之舊典如是匄能行之何至有廢命之責且見可而進知難而退亦軍之善政也受命以出知敵之不可勝亦將老師費財不惜千萬人之命以求一逞而俱殲焉然後爲不廢命哉苟知其難而全軍以還君子猶善之況於一伐喪乎孫氏此書昔人謂其論多苛刻而

在當時則甚重之歐陽氏謂其得春秋本義為多要之言亦以人重也有得舊本見示者因令學徒鈔之向見通志堂有版本未知視此何如當從友人借以相校始可定耳　乾隆四十二年三月癸未盧某書

張氏洽春秋集傳跋 癸丑

張氏為朱子門人宋史載道學傳所著有春秋集傳二十六卷春秋歷代郡縣地里沿革表二十七卷春秋集註十一卷并綱領一卷今集註并綱領已刻入通志堂經解中而集傳無聞焉秀水朱氏經義考亦疑其已佚蓋學者之不得見久矣今湖州嚴文學久能復得其書喜甚乃元延祐元年所梓雖所缺尚有七卷十八至二十又二十

三至二十六皆缺而其採擇之精立論之確卽於此可得其崖略其辨胡氏夏時冠周月之說見於集註而傳亦著之他若論天子諸侯昏禮不親迎責隱公之不朝聘於王朝責文公之昏惰不親會伯主以取晉怒而於齊商人弑君之賊不能告天子方伯以致討及其見使反使命卿往而求平焉此皆大義凜然非若孫氏之多刻覈胡氏之有牽合也嚴氏其寶守之神物會合或自有時安知所缺者之不復再見乎余以塵事紛雜未能卒讀爲憾漫識數語於簡末以告四方之學者俾皆留意訪求得完張氏之舊幷沿革之已佚者亦再出焉豈不更大快矣乎

書春秋繁露目錄後 乙巳

案此書之大指在乎仁義仁義本乎陰陽陽居大夏而陰居大冬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又言除穢不待時如天之殺物不待秋則董子之論固非倚於一偏者其重政篇云聖人所欲說在於說仁義而理之不然傳於衆辭觀於衆物說不急之言而以惑後進者君子之所甚惡也卽此可知其立言之本意矣我

皇上新考試詞臣取仲舒語以仁安人以義正我命題臣竊仰窺

聖德

聖治固已與天地同流與陰陽協撰矣而於是書猶有

取爾況在學者其曷可以不讀向者苦其脫爛乃今而
快覩全書尤爲深幸臣服習有年見其以天證人析理
斷事實切於養德養身之要而凡出治之原郊祀之典
用人之方弭災之術無所不備卽其正名辨制委曲詳
盡亦始入學者所必當研究也謹就二三學人覆加考
核合貲雕版用廣其傳蕓無負
朝廷昌明正學嘉惠士林之至意至書中如考功爵國
等篇尚有不可強通者在以詒夫好學深思之士或能
明其說焉　乾隆五十年十月舊史官臣盧文弨謹書

目錄後

惠定宇春秋補注跋 戊子

丙戌之春借得此本課兩兒分鈔不解文義舛譌者半兒子師江陰朱與持鏞略爲正之鈔未竟會有湖南之行攜之篋中兩年矣卒卒無暇理此今年至京師長夏無事補鈔末卷元本經轉寫亦有誤復爲之一一正定書乃完善昔杜元凱嘗謂立德不可及立功立言或可庶幾其注左傳誠欲以當不朽之一也豈知紕繆疏略之失亦有不能自掩焉者名位赫奕當時或未敢相難而後之經生乃得明目張膽掎摭其短長豈非率爾之爲累哉公卿大夫各有職業其爲學必不如經生之專且勤何事強其所不能以爲名耶雖然元凱居其位尚有餘力著書余則因官罷閒居僅能卒業彌不及矣書

之以識吾愧云時戊子五月書

不全宋本左傳跋甲寅

吳興嚴久能得莽古齋主人錢景開所贈不全宋本左氏傳止四卷以示余第十八卷襄五起二十六年至二十八年第二十二卷昭三起八年至十二年第二十三卷昭四起十三年至十七年第二十四卷昭五起十八年至二十四年觀其避諱至寧宗殆亦南宋本獨昭二十年傳載衛侯賜析朱鉏北宮喜謚杜注云皆死而賜謚及墓田傳終言之王深寧所見本乃未死而賜謚及墓田傳終而言之載於困學紀聞若果如此杜氏不應無譏何義門氏曾見此本獨無未字而字爲闕百詩言

之閻大喜乃余今亦得見之而證何氏之言信不誣日本國亦有此不誤之本參相證而知近本亦尚沿王氏所見之本非善本也速當改正必如是而後杜注所云傳終言之之義始明太平御覽所引傳凡標昭五昭六者乃其卷數非年也至近來所分卷亦非復當日之舊矣會于夷儀之歲一段宋本尚在襄五卷之首二十六年之前杜注云傳爲後年脩成起本當繼前年之末而特跳此者傳寫失之其語甚明近本竟改置前年之末矣宋本之可貴葢不止一端也是書不用圈隔不載音義卷末載經若干字注若干字中閒亦有一二字誤皆人所易曉云

書公羊注疏後　己亥

此書雖列十三經中能留意者絕少蓋公羊氏以經生之見測聖人而聖人幾爲亂名改制之尤今當聖道大明之日固夫人而知其說之謬矣雖然漢治公羊家者有醇儒焉有名臣焉讀一書即能得一書之益今人見解議論遠過古人而行反不逮何也乾隆戊戌余讀春秋繁露旣已尋其脫簡審其譌文而正之余因思董生頗精公羊家言爲之沿流溯源則是書不可不讀獨恨何氏之識遠不逮江都故其說多苛碎不經之談而疏必爲之依阿其閒不敢直斷以爲非是此猶是漢人欲伸師學之見要其繆盭亦不待擿抉而後見也何氏文

筆未善故其言多有晦澁難曉者疏獨能通之其所引春秋說與諸緯書俱已不傳後世亦賴是見其一二顧諸疏中視論語孟子猶當勝也閱起於臘之八日至次年三月十一日始輟功云

方望溪鍾蔗經兩先生刪訂周禮訂義書後 辛丑

今上登極之初纂脩三禮望溪先生爲總裁遴通禮學者爲纂脩大興鍾蔗經先生與焉名晼字勵暇官至禮部儀制司郎中蔗經其晚年自號也此周禮訂義乃宋樂清王與之次點所著其用朱筆點勘者蔗經也用綠筆審正者望溪也別其是非擇所去取蔗經先之望溪成之閒亦有異同焉此正脩三禮時所相與衡校之底

本也計凡舊人禮說皆當有望溪點定者卽蔗經所刊脩亦不止此而此一書適爲烏程丁小疋氏所得出以示余皆二公眞跡也余不及登望溪之門獨於蔗經遊從最熟及其老而依子宦遊也余一見之於南昌又見之於松江又見之於江寧詒余祭禮考一冊今斯人不可作矣觀其遺墨莊謹不苟恍如見其爲人望溪有評史記眞筆在北平黃氏亦用綠色筆與此正同豈以此自識別耶蔗經富於經學著書甚多其子觀察君居憂嬰疾今不知何似未知其能爲乃翁表章否也偶繙此書小宰六計弊羣吏之治次點以廉成六事廉爲本之說爲不然廉猶廉問廉察也蔗經不刪亦似有取爾者

意竊疑之曰聽曰弊意已足該何必變其文而曰廉問其善乎廉問其能乎謂察爲廉經無他比六計具有功狀聽之於始弊之於終其人已無可匿何必如後世之寄耳目於人使爲刺探而後其眞可得耶記曰大臣法小臣廉羣吏則小臣爲多矣而曰廉非所貴乎且廉訪之字古亦不作廉古作覝字惜乎當日不能就蔗經而請正之今質之小疋幸有以語我　乾隆四十六年閏月十一日後學盧某跋

魏華父儀禮要義跋甲寅

此書五十卷世罕流傳聚樂堂藝文目有之朱錫鬯載之經義考然未之見也烏程嚴文學元照聞杭州汪氏

新得此書猶是宋刻亟以二百六十千轉購之甚寶惜手鈔副本以示索觀者而刻本不輕出也余至其家始得見之此書分段錄賈氏之疏每段先標大指爲提綱以下但載賈疏魏氏絕無論說余時爲儀禮注疏詳校取以覆對其譌舛處與近世本大略相似朱子通解雖有改正而亦未能盡則知此一書之傳譌也久矣今此上方間著温本一二異同不多見其經注闕者亦未之補也然每段括其大要使考究者易於尋求則此書亦不可廢以朱氏過目之書廣博爲人所不易及而今乃得見其所未見者可不爲幸歟

書校本儀禮後 丙申

昔吾從兄字安兵部宏熹家居時嘗爲人說儀禮余時年尚小但聞說牲體長脅短脅與今世所稱無異又謂宰相必用讀書人兹言良不誣亦因讀儀禮有感而發也嗣後秀水盛君庸三世佐從余師桑弢甫先生於南屏精舍講此書盛君以所得著爲集傳疏其凝滯約其旨歸余讀而善之亦遂有志於是以爲禮之節次皆出於自然苟得其一不難以三隅反也閒於賈氏疏亦嘗訂正其誤有出於館閣校本之外者然以云融貫則卒莫能自信今年江都汪君容甫中語余曾見宋本儀禮鄭氏注與今本有異同余因假其傳錄者以歸卽用注疏本就文改之然宋本鄭氏注實與賈疏先後次第多

不符同當是賈氏未疏之前所傳本不一即他經亦有之然則此注自當單行余乃就有疏本錄之爲不審也後之讀者其勿以疏而疑宋本注之未是庶幾得之盛君於今本鄭注之誤亦疑之以爲當作某今得本證之良是於此益服其精思爲不可及也兵部兄康熙四十五年進士仕至郎中適宗人有爲大司馬者避嫌遂乞歸一子早死其遺書多散失余曩所聞特其淺淺者耳盛君乾隆十三年進士爲令雲南有解銅之役卒於江南儀徵舟次其書之枉亡不可知其大略則錫山秦大司寇嘗取之載於五禮通考內矣附著之以見余之所以知讀此書者實由於二君云

於後知容甫所云宋本非眞宋本也其鄭注前後移易乃據元敖繼公集說本耳甲寅正月記

新刻大戴禮跋 庚辰

吾宗雅雨先生思以經術迪後進於漢唐諸儒說經之書旣遴得若干種付剞劂氏以行世猶以大戴者孔門之遺言周元公之舊典多散見於是書自宋元以來諸本日益譌舛馴至不可讀欲加是正以傳諸學者知文弨與休寧戴君震夙嘗留意是書因索其本幷集衆家本參伍以求其是義有疑者常手疏下問往復再四而後定凡二年始竣事蓋其愼也如此余嘗謂此書之極精粹者曾子數篇而已而立事一篇尤學者所當日三

復也博學而孱守之余素服膺斯言自爲棘人每誦君子思其不可復者而先施焉數語輒不禁淚之盈眥也孔子三朝記其文不能閎深疑出漢後人所傳會學者當分別觀之戴君丁丑年所見余本即元時本耳自後余凡六七讐校始得自信無大謬誤刻成覆閱又得數事今附見於後以此証知學問之道無窮心思之用亦無窮庶幾來者亦將有所得乎此也

哀公問五義篇躬爲匹夫而願富 案躬字疑本是窮字

夏小正篇將閒諸則 案閒字疑當作閑字

保傅篇安陵任周瞻而國人獨立注安或爲隱 案隱字疑當作焉下隱陵君同

曾子立事篇伐則不謚補則不改矣案上注云補謂改也則此不當云不改蓋當作補則不復矣形近而訛下文云其下復而能改也可知當作復字無疑

曾子本孝篇君子之孝也以正致諫注諫卿大夫案注中諫字當作謂字

武王踐阼篇戸之銘曰擾阻以泥之案此語朱子亦謂不可解竊疑擾乃獿字之譌服虔注揚雄賦云獿古之善塗墍者王伯厚校此篇一無阻字則當爲獿獿以泥之無疑蓋獿亦本作擾形近易譌也

衛將軍文子篇主人聞之以成注公西赤聞之以成家語云衆人聞之爲成主或聲誤也案此不見何字爲聲誤疑自家語以下後人妄增入

又是卜商之行也注如斷言便能案當作使能形近而譌

盛德篇譌宮注木工之鏤示民知節也案之字當作不字

文王官人篇考其陰陽以觀其誠注陰陽位隱顯也案此注余初疑位乃謂字因聲誤今案當作猶字形誤耳

夏小正補注書後辛未

夏商之書傳者無幾學者往往以不克盡見爲憾然即其零章斷簡求之則古先聖王之大經大法又未嘗不可得而見也戴氏之傳夏小正傳去聲可謂精矣所辨析不過字句之閒而有以通乎作者之本意夫古人元非若後世之求工於文也然道德有於身則明天時察物理通人事立國制無在非性命之旨寓焉而文自從之矣濟陽張爾岐稷若氏採金仁山之注附於傳而又爲

之說今皇甫黃先生復因其本增訂之以傳於世吾觀先生之說也於綏多女士見夏道尊命近人而忠焉於豺祭獸見夏之先賞後罰先祿後威焉於其終篇再書隕麋角而以爲聖人扶陽抑陰之意故於夏不言隕鹿角且證之以易姤復之義焉則微獨一代之大經大法如公田入學之制可以考見而幷其精微之蘊亦如將見之豈非讀書之善者哉此書明王廷相楊愼皆有纂輯余未之見見先生之說當無以過之矣有一二舛誤蓋校者之未審云　乾隆十六年五月八日識

書楊文定公大學中庸講義後庚辰

公卒之明年余方至京師已不及見公今來公之鄉得

文公之子蒼龢應詢登公之堂匪飾匪崇公歷事三朝宦績烜赫而澹泊寧靜不改寒士之素於此亦可見公自少即深究性理之學李文貞主禮部試時以此發策獨賞公對爲粹然一出於正自此成進士從文貞受業益極意於學此乃公讀大學中庸有所得手疏以質諸文貞者文貞爲點定且評其後曰圓融潔靜枝蔓去而根本呈其師弟之間相契若此此可見當時士大夫相深以學問相漸以義理爲一時盛事惜余生已晚不及見然一朝得見兩大賢遺墨所言又皆聖賢之精義抑亦可謂幸焉公嘗揭經書言學指要示學者其功在敬與義其歸在於盡誠而達天此以中庸知人知天

爲知人之所以爲人與天之所以命人者智以開仁之先明善爲誠身之本公之於學不尊守章句而獨得其要領與朱子平日先知後行之言正相脗合而非爲苟異也豈徒詹詹治經生家言者之所能彷彿也哉

孟子注疏校本書後 丙申

趙邠卿注孟子今所傳監本汲古閣本凡與疏相連者多被增損失趙注之舊矣趙氏於每一章後皆有章指作疏者徑削去之仍取其辭置於疏首而又不盡用也獨於章指所用事辭往往於疏內具釋之然則何以知章指爲作疏人所去也其於恥之於人大矣章具著之矣云凡於趙注有所要者雖於文段不錄然於事未嘗

敢棄之而不明是以疏內釋章指之語者不一而足嘗館閣校刻經史時於此書未嘗前後契勘於是見注無其文而疏乃爲之具釋者則疑以爲衍文或又以爲他書誤入於此或徑刪去之或雖刪而仍錄其疏於考證中乃亦有疑今所傳趙注之不全者衆論差互皆不知有章指二字之名目也乾隆辛巳余從吳友朱文游奐處借得毛斧季所臨吳匏菴校本乃始見所爲章指者獨於末卷缺如也後見余仲林蕭客所纂五經鉤沈亦復如是更後乃聞有何仲子校本則所缺者獨完求之累歲不獲今江都汪容甫乃始以其錄自何本者借余遂得補錄以成完書計今年丙申上距辛巳十六年矣

及老眼猶明得還漢人舊觀豈不大快也哉更有孟子篇敘亦出趙氏世知之者蓋鮮余意欲先鈔篇敘與章指孤行而注之爲後人增損者亦不可不復其舊誠得好古而有力者合而梓之則尤爲善之善巳疏非孫宣公所撰而假託其名宣公有音義序作疏者即略改數語便以爲正義序此尤爲作僞之明驗昔人譏其疏陋不足觀非過論也

附孟子異文

行者有裹糧也　曰伯夷何如（趙注無伊尹二字今本有之非也）　曰然則有同與　目有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　古之爲市也　許子必織布然後衣

予　放勳曰勞之來之　有攸不惟臣　事在易而

求之難　政不足與與閒也　則使人導之出疆無君字

王使人瞯夫子今作瞯　今之事君者皆曰此惟注疏本有

皆字　無不知愛其親者　夫子之設科也　萬子曰

一鄉皆稱善人焉

句讀之異　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句　有人不得句

雖由此句　霸王不異矣　至大至剛以直句　宜

與句　夫禮若不相似然　使虞敦匠句　事嚴　季孫

曰異哉句　子叔人名　疑

十一經問對跋丙申

此元時茂林何異孫所著也黃氏書目云設爲經疑以爲科場對荅之用今案何氏自敘其緣起乃因小學訓

導爲學生承問失對而停職故輯爲是書以助蒙訓非爲科場設也元時爲校官者必先試而後授之及至官不得不勉盡其教人之責撰爲講義以時示諸生其弊雖亦文具而已然賢者尚能舉其職不賢者亦知顧其名自今觀之猶令人慨然思古風焉是書固爲教小學設然其所訓亦有折衷儒先擇取精當而不唯以一家之言爲墨守者惡得而廢諸異孫之履行吾未知其詳其云豐城開州治之八月會二一教諭於講堂因言及校察責訓導之事考豐城之升爲富州在至元二十三年丙戌也書成而序繫以戊戌則大德二年也異孫蓋嘗爲校官於豐城者書中引王稼村先生講義講莫春浴

沂爲實周之夏五月且云於杭州府學講此一章則祿村必是杭之校官而郡志闕焉其名不可考矣志唯載何庚孫嘗爲吾杭教授竊疑庚孫必異孫之譌惟其同官故知之詳悉如此是又當著之以諗夫脩郡志者是書有通志堂梓行本無何序卷有更易而後二卷闕文最多今本係從元版鈔得者乃毛子晉藏本紙亦麋敝然猶有可據以補通志堂之所闕者其儀禮中有兩條本有問而無對余爲足成之此書於三禮祇略舉其郛廓不若論語孟子之條析爲詳也

五禮通考跋 癸未

天地閒一皆禮之所蟠際乎五禮之用猶夫四時五行

之成歲功也蓋嘗大較分之嘉近於春賓近於夏軍近於秋凶近於冬而吉實流貫乎四者之中亦猶夫土之寄王於四時焉天高地下萬物散殊人之生也孩提知愛少長知敬蓋自三才立而禮即於是乎肇端有聖人作爲之經緯焉踵而成之者未必皆合於節文之中然亦緣情而制因義而起苟擇其宜而審行之固亦聖人之所許也吾師咏經先生因徐氏讀禮通考之例而徧考五禮之沿革博取精研凡用功三十八年而書乃成文弨受而讀之其書包絡天地括囊人事縷析物情探制作之本旨究變遷之得失義未安雖昔賢之論不輕徇理苟當即豪末之善亦必錄窮經者得以息紛紜之

訟處事者得以定畫一之準大矣哉古今之菁英盡萃於此矣洵懸諸日月不刊之書也夫昔之有事於綴緝者通禮類禮今已不傳馬氏作考但志王禮而士庶則略且於古有今無古無今有及本無沿革者皆不之及凶禮有五而徐氏但志喪禮蓋規模大則節目益繁精力固慮有不逮也先生之書豈非獨冠古今者乎顧說者謂士當求合先王之意已耳而不必屑屑於既往之迹此大不然孟子當籍去禮壞之後故不得已而爲約略記憶之辭孔子之時文武未墜則大小無所不學杞宋無徵而夏殷未嘗不能言也上考三代下暨百世所因之禮損益可知臚而列之究其變而常道之不可易

者蓋以著以此知聖人之亦必有取於是書也明矣文弨懵學竊快覩是書之成敬識數言於簡末云

廣韻跋 戊寅

此本鋟版年月無可考觀其獨避宋孝光寧三帝諱眘惇字皆缺筆十九鐸內有廓字無擴字疑在寧理二朝時所刊也明時有內庫版行本孫北海春明夢餘錄所載凡二百五十五葉今此五卷幷敘計之止百八十四葉注已經刪整朱錫鬯謂明中涓亦有刪本然此本不避明帝諱知非勝國所刊目錄所注獨用同用卷內多有異同其分併處亦非本眞矣吳下張氏重刊宋本注比此爲完而上平二十一殷作欣去聲四十三映作敬與

此不同殷與敬皆宋所當諱而一避一否此不可曉也孫愐作此書本名唐韻祥符重脩始易以廣韻之名而鼂公武讀書志即以廣韻爲孫愐增加陸法言之書豈誤記耶抑廣韻即唐韻本無分別耶明末嘉定陸元輔自言於范秋濤處得見唐韻五冊此本如在安得好事者求而表章之

張萱彙雅前編書後 癸巳

考明史藝文志此書尚有後編今此特前編耳有吳郡趙頤光家經籍八字印頤光即宧光字凡夫乃著說文長箋者此書有硃墨字皆其筆也末復篆十二字己酉三月廿二下春天階館閱書刻於明神廟之三十四年

歲在乙巳己酉即其後四年耳萓好大言其題辭云余爲字觿計非十年不敢出然一出當令古今字書皆廢凡夫題其上云果可廢則吾書亦廢矣快哉快哉其然豈然案凡夫之爲長箋亦自矜詡而顧寧人頗抉摘其玭謬古人所以有目睫之論也通篇俱有句讀標識則本朝康熙辛酉歲常熟許玉森所加也有數字識卷末

弟子武進丁履恆基士校

抱經堂文集卷第八

東里　盧文弨　紹弓

跋二

書吳槎客所藏不全宋本漢書後

汲古所梓漢書當是據北宋本此疑是南宋本誤字亦少汪文盛本殆亦從此本出今世所通行者顏注尚有脫落何論蕭該子京三劉而此獨全可寶也然余則謂設使當世有重雕者其款式自當依此其文字有斷然知其誤者不必因有宋人校語而反改不誤者以使之誤在擇而取之可也如是將使後人寶我朝之本轉勝於寶宋本多多矣余老矣槎客強力有餘

當亟圖之余亦當贏沒少佐其成焉

竹書紀年統箋跋 辛未

歲辛未余館北平黃崑圃先生家先生門下士知名者衆顧獨詫癸卯主江南試所得三人曰任翼聖啓運陳亦韓祖范徐位山文靖此三人者其學皆博而醇且曰人但侈榜中有狀元孰若得一二不朽之士哉任既官達名益著陳徐亦並以經學徵陳老不至徐君年亦八十五矣健獨應徵此書迺其近著也一日徐君來先生令余出見先生家多客而獨徐見者此先生待余意不薄也他日至其館猶握三寸管低頭著書不輟云此紀年統箋者徐君所著書之一也紀年皆有沈休文注乃

後人取宋書符瑞志附益之非注也今徐君始與之疏通證明疑者得以渙然冰釋然他書引紀年文自晉建國以來以晉君始立之年爲元戰國時則以魏君始立之年爲元而今本皆一以周王之元爲元疑後人改之非其本眞也然各本竝同亦無由復其舊矣史記注中又往往以年表爲紀年非此紀年也昔譙周作古史考以糾史遷之謬司馬彪條古史考中凡百二十二事爲不當多據汲冢紀年之義今余方著史記續考證未竟得此書以相參覆庶可無憾矣

題越絕後 辛未

此書爲漢更始建武之際會稽袁康之所作又屬其邑

人吳平定之觀其篇中離合姓名而知也而王仲任論衡案書篇稱會稽吳君高之越紐錄向雄不能過越紐即越絕君高即平之字無疑則以是書專屬平所撰矣其首篇乃託之子貢復託之子胥且以小藝之文未足自稱為言其所載略與吳越春秋同蓋雜採諸書而成故往往有異文駁義如伍胥又以為申胥逢同又以為馮同類參錯不一康行事無所考然由此書以想其為人蓋其生適當雲集龍鬭之時負其奇氣欲有所試而卒不為人用故無所表見於世乃借胥倪種蠡之事會萃增益之以發抒己意云爾雖其自言欲竊附於春秋而實不離乎短長家之餘習其文奇而不典華而少實

且亦多庸猥煩複盡其辭又出國策下矣予偶得明張佳嗣校槧本後又得吳琯本相參校吳本有脫文張本皆就其闕補之至不能補者乃作一方圍予意所脫必不止是吳本僅空一字者乃轉寫既久失其所脫字數故耳不當僅作一方圍於中也　乾隆十六年五月三日識

越絕外傳本事第一越絕荆平王內傳第二越絕外傳記吳地傳第三今本次第如是然案本事篇以越何不第一而卒本吳太伯爲問其末篇又云始於太伯次荆平次吳人次計倪次請糴次九術次兵法終於陳恆是皆以太伯爲第一案吳地首稱太伯當即

此篇然今本次在第三其下次序皆不相應豈爲後人所貿亂歟

其最無理者如稱舜用其仇而王天下仇者舜後母也鄙倍至此他如論堯舜不慈孝皆不可訓舜不聞有兄獨此書稱舜兄狂弟傲可以廣異聞云舜後母下或當有弟字但有庳之封拄有天下之後與所言亦不合

中興館閣錄續錄跋丁酉

古人居其官則思舉其職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余雖忝竊清華而當其時不能多購書若洪氏之詞家諱改苑羣書亦解組後所傳錄也今又得此書復校而錄之年六十有一矣玉堂天上余之徘徊慨想情有倍深於

歐公者顧不能成一書以頌颺 本朝列聖恩禮之盛常用內疚秀水朱竹垞氏有瀛洲道古錄亦未之見此書宜在所取材者也卷或脫亡篇第疑亦有顛錯無所取以補正游佀楊万里之名自是本來如此他人則有作似作萬者而此二人獨不爾可據之以正宋史也

書釣磯立談後 丁酉

此書南唐國亡後記其興衰之槩不知何人著或云是史虛白其自序云叟山東人清泰中隨先校書避地江表父子皆不以進取爲念書中有云山東有隱君子者與韓熙載同時南渡以說干宋齊邱齊邱引以見烈祖

擢爲校書郎不能用其言也於是放意泉石遂卒不仕此殆即其先人歟是書於忠佞功罪之迹可稱實錄徐鉉等撰江南錄誣潘佑之死以妖妄叟雖未見其書而疑其必有曲筆爲書佑以直諫死使後之人不信其謬悠其用意抑何至也序云得百二十許條今計之祗三十條然要領已無不盡且相傳止一卷未必本書多於此三倍也曹氏刻本多譌脫此本爲何小山所傳較完善因傳錄之

夢梁錄跋 丁酉

宋南渡以臨安爲行在所其後乃遂安於是也朝廷之儀式與夫里巷之風俗日增月新殆將跨汴京焉是書

爲錢唐吳自牧著當宋社已屋而爲之追述其盛題云夢粱意可見矣序無紀元而但書甲戌若在咸淳則故都尚無恙也閱一甲子則當在元順帝時斯時元之爲元不猶夫宋之季世也哉汴亡而夢華作其地已淪異域孟氏特彷像而得之今茲所紀則皆耳目所素習者鐘虡不移井邑如故凡夫可欣可樂之事皆適成可悲可涕之端作者於此殆有難乎爲情者焉浙江通志載此書十卷者非全本今從蘇州吳伊仲秀才翊鳳處借得此書二十卷乃足本令人錄而傳之脫誤尚多惜無別本參正云

書歸潛志後 丙申

此書記金源人物文雅風流殊不減江以南郎一二諧謔語亦多有可觀讀者皆知愛之余謂京叔際危亂之時國亡之後幸而完歸追述交游聞見以著爲是書脩金史者亦頗取裁於是乃其論一代之盛衰與其所以亡者實爲確當可爲後來之龜鑑其言曰章宗政令脩舉文治爛然稱極盛矣然文學止於辭章不知講明經術爲保國保民之道又頗好浮侈崇建宮闕外戚小人多預政大臣惟知奉承不敢逆其所好故上下皆無維持長世之策此所以啓後嗣之弱也噫金之盛衰相倚之幾此數語者實盡之矣又自言經喪亂後乃識溫飽安逸之味斯言也亦可以醒人人誠能知此則躁擾之

胸可平而奢競之緣亦無不可淡矣眞閱歷有得之言哉錄竟因爲識數語於簡末

兩漢刊誤補遺跋 甲午

曩余讀漢書見監本所載宋人校勘語大率淺陋居多甚有鹵莽滅裂不考原委不究體勢於本無可疑者而亦疑之刪改憑臆傳布至今館閣有考證之作駁而正之未盡也余嘗思前人豈無見及此者今得吳斗南兩漢刊誤補遺讀之而不勝躍然喜也吳氏自以後進不欲斥言前輩名公之失而曰補遺不曰糾繆此其用意良厚於劉氏離句之誤則曰或傳錄使然蓋雖辨駁之中而仍不失謙退之意其所徵引鑿鑿皆有據依又可

通於他書蓋不僅史漢之功臣三劉之爭友也借重校經籍刊刻時未及見是書故所載一仍監本之舊而於此書未嘗稱引及之世之知此書者絕鮮余乃今見之始知後人果不可輕量前輩也所借本多譌字余稍爲正之而後錄之儻與我有同好者欲爲傳鈔余不敢靳至斗南出處已見秀水朱氏跋中茲不復及云

新唐書糾謬跋 辛卯

此書言新唐書之脩也其失有八誠後代作史者所當鑒也中閒糾正書事不實體例不當處固難爲歐宋解然亦有率意抨擊絕不細審其前後語意者今略舉數條於此如武惠妃謀陷太子瑛張九齡執不可時九齡

已爲相妃故但說以宰相可常處不云宰相可得也太子之廢在九齡罷相後故云卒九齡相而太子無患正言終九齡在相位日太子尚不廢也吳氏乃誤解卒九齡相如云卒以九齡爲相又誤截太子無患句不復與上文相承遂譏云太子竟廢死安得云無患哉此誤糾者一李栖筠傳有方清阻亂一節吳氏譏云栖筠是時爲常州刺史且無討伐之職而方清自是蘇州土豪依阻黟歙詔自委李光弼討平與栖筠無所干預何爲乃見於其傳乎此當載之光弼傳也案此亦吳氏不細讀下文之過此段乃事之緣起非正敘方清也案栖筠傳詔李光弼分兵討平之下云會平盧行軍司馬許杲恃

功擅留上元有窺江吳意朝廷以創殘重起兵卽拜栖筠浙西團練觀察使圖之此其所以載栖筠傳也方清之亂帝特使光弼分兵討之許杲卽其所遣之人矣光弼益不自行何云當載光弼傳乎此誤糾者二又張孝忠子茂宗詔尚義章公主孝忠遺妻入朝爲子親迎卒於京師遺言句成禮此情事本極明白吳氏乃誤疑亡者爲孝忠前妻其入朝者爲後妻旋又疑亡者未久而孝忠不應卽娶朝廷亦不應以妻待之史官亦不應以妻書之謬悠可笑此誤糾者三亦有因一字筆誤過於辭費者如李泌辭大學士云張說爲之固辭至崔圓亦引說爲讓而止此皆泌之言也引說誤寫引泌吳氏遂

疑其脫字必多全不可考即明知其誤如蕭嵩代張說因與李銳文相涉說字亦誤作銳而吳氏糾之凡三百八十餘字不太辭費乎然其論之正者則固未可沒也余初借得本其序文首一葉不知何人僞撰後又借得完本乃從海虞趙開美校刻本影鈔者序及表皆完然末卷柳宗元傳以下六條失其本文復雜取他卷中已見者綴其後余故薙之俟他日讀新唐書案吳氏之目以尋之或尚可得也　乾隆三十六年七月庚申𢀖菴盧某書（後得吳中舊鈔本遂補全）

咸淳臨安志跋　丁酉

始余之鈔是書也不得善本求之他氏亦復然更一二

年閒友人鮑以文氏乃以不全宋刊本借余向所闕六十五六十六兩卷獨完然具備余得據以鈔入雖尚闕第六十四第九十及最末三卷然視曝書亭所鈔則巳較勝矣宋本前有四圖但字巳多漫漶余請友人圖之其依俙有字跡而不可辨者余以方圍識其處又校對其文字異同始知外閒本刪落甚多顧力不能重寫則以字少者添於行中字多者以別紙書之綴於當卷之後且注其附麗本在何處庶來者尚可考而復焉噫世閒之書若此者多矣書賈圖利往往妄有刪削以欺人其流傳甚易眞本諓微矣古人以讀書者之藏書爲最善其不以此也夫

嘉泰會稽志跋 甲午

會稽志二十卷以陸務觀序考之當時郡大夫與鄉之人士其事於斯而始終之者通判施武子宿也務觀亦與焉余既鈔得潛說友咸淳臨安志因幷鈔是書爲其無別於後來諸志本其書成之年標其目曰嘉泰會稽志猶臨安志之稱咸淳也武子嘗注蘇詩高出王龜齡之上至今學者重之務觀文筆尤爲南渡宗匠此書詳簡得中紀敘典核臨安志尙有諂權姦揚己績之失而此無有要非施爲主而佐之以陸不能鑒裁精當若是武子嘗知餘姚縣脩捍海隄此當直敘其事使後來者可圖其繼不可與自功者一視文弨先世由餘姚遷杭

州故於此二志尤鄉邦文獻之所繫不敢不惓惓焉又梁國張淏有續志八卷今書後僅載其序而其書不可得見仍當訪求補錄以還舊觀此外郡之隸吾浙者尚有九考之於宋志嘉禾者有岳珂志吳興者有談鑰志四明者有羅璿志赤城者有陳耆卿志東陽者有洪遵志信安者有毛憲志新定者有錢可則志永寧者有陳謙志栝蒼者有樓璩其書或在或亡不可悉知儻或得見猶當傳錄之近代所脩皆詳於今而略於古則欲知古者於舊志曷可少哉　乾隆三十九年歲在甲午冬至前一日書

蠻書跋 戊戌

蠻書十卷唐安南經略使蔡襲從事樊綽所錄以上進者也凡管內山川道里以及詔賧等種族事迹風俗物產一一可考其書久失傳四庫館新從永樂大典中鈔出以行世乃得見焉嘗謂夷蠻爲患未有不由中國失撫馭之所致也綽以一從事而明目張膽敢歷舉前政之失以上聞可不謂忠於爲國者哉其言曰自大中八年安南都護擅罷林西原防冬戍卒以致洞主李由獨爲蠻所誘乘釁而起又言李象古李涿相繼誅剝令生靈受害又言數年之閒當州鎮釐革南詔入朝人數郵傳殘薄以致入寇本使蔡襲全家幷元從悉殯賊所綽亦中箭攜印浮水渡江其長男韜及家屬皆陷蠻賊綽

之進此書也實望廟堂鑒前轍而籌長算焉實亦後世之所當奉爲耆蔡者也此書多脫誤雖略爲是正而無別本可對意終歉焉然如閤羅鳳之世次則可以正新唐書之誤云　乾隆四十三年八月八日坐可怡亭書

書西藏見聞錄後 甲子

西藏古吐蕃地也唐宋迄明叛服不常獨向化於我

朝最早百四五十年來恭順不替

列聖之所以攘其寇害卹其患災而休養生息之者雖在萬里若門庭然雍正間懲準噶爾之擾使大臣良將鎮撫之峽江蕭君名騰麟以翰林成進士宦川北乾隆二年以副戎移駐其地之所謂槎木多者蓋西藏之門

戶也治軍暇為詳紀其土地物產風俗之殊異為二十門以括之名曰西藏見聞錄令嗣錫珀梓行於世頃以示余昔漢班勇成行西域而其所記諸國事迹范史卽本之以為傳君之書其不然乎然余獨於書中見君澤及枯骨一事為之憮然感肅然頌君之仁焉其俗人死刳剔之屑和之以飤犬此猶必有財者方能使人為之貧者則棄之溝壑君至募番人拾二十餘簏瘞之高阜以後月一行之在鎭五年所瘞不知其數始則土人相駭以為異事君導以天性之愛贅以律法之嚴久之其人意惻惻亦若有動者迨君之去若失慈父母然於戲君不以異俗難化鄙其民而欲以王道漸移易之此其

運量爲何等也軍旅之治斥候之謹不足以盡君即文墨之兼優者亦豈足以爲君譽哉嘗思人性不甚相遠而每囿於其習苟能動之以天良示之以禮教不必聖人而始化也在昔邊徼之地若交趾九真之在漢時固亦不知禮法自錫光任延爲之守而俗一變史以爲領南華風自二守始君以武臣能上體聖天子仁覆罔外之德意引其孝慈惻隱之善性而陰消其鷙害獷悍之萌此其識甚大而遠而綏輯底定之功乃在於無形也使當二守之任豈不能爲二守之所爲哉余故表而著之使來者知所慕焉

水道提綱跋 丙申

此書天台齊息園先生所著也先生名召南字次風乾隆元年中博學宏詞科入詞林命課　諸皇子讀墜馬骨幾折以禮部侍郎致仕主浙江敷文書院講席最久以族匪速逮訊明釋歸未幾卒此書二十八卷先海而次及諸水於諸水先經流而次及支流之巨者至支中之支則附見焉自畿甸暨天下郡縣藩衞凡聲教之所迤者罔不尋源訖委秩然具列兼以度之東西極之南北較其差數則尤爲易考也昔鄭漁仲謂志地理者必以山水爲主以郡縣可更而山水不易也然水之性容有不常者加以名稱古今各別非確然有證者固亦不能定其爲即古之某水也是書

支分條析綜聯繩貫有證者實之無證者疑之人以爲先生第取各郡邑志而輯綴之然其中亦有正郡邑志之誤者則歷代之史與夫諸家地理之書罔不參考可知也至其兼天以言地則更出於漁仲所見之外矣第臺灣在閩海外而先生敘次稍不如粤東瓊郡之詳則亦似尚有當補者至於蒙古部落等名新有更定先生不及知之矣他如僧咒勒河當爲僧枯勒河咒路鄂模當爲庫路鄂模諧音取字宜有趨避不便襲用舊文至書中有岙字當卽嶴字之省文集韻有呧字又有點字當卽站字之俗體嶴字亦字書所無古但作奧而今吳越閩廣間或加山或加水見於名人著作者不一而足

故今亦不得而削之今人名傳置之處曰站亦非古訓然點字實未經見字更有或脫或譌以余所知者增正十餘處是書栞於其門下士浦江戴君兄弟殿海殿泗以其本貽余故得而卒讀焉若戴君者可謂不負其師者與

書徐霞客遊記後 丁酉

霞客遊記楊文定公有手鈔本余前在江陰其家以臨鈔副本畀余置之篋中不暇竟讀也今年徐之族孫鎬峪鎮刻成十大冊各分上下又以貽余余老矣無能徧游宇內名山大川聊以此作臥游是不可以不讀霞客性好奇誠未免太過而能見重於黃石齋有某鄉官欲

與之相見知其魏閹黨也遁不往莫酋據歸順鎮安兩土司之地而慨當事之姑息貽患又覩緬甸之強有深慮焉則其負性直介而又非全闕經世之務徒爲汗漫遊者比此記所遊歷直書卽目非有意藻繪爲文章也知言者亦正以其眞而許之然大約類形家者言爲多霞客之遊裹糧無多屢瀕於困而迄獲濟疑若神助其記巡按官一遊洞而居民受科斂之患費金二百山水之趣誠非高牙大纛者所可兼而有此又在位者所當聞而知戒也筠峪合諸本相讐校洵善矣而繡梓尚未盡工緻也卷之前元本間有總敘其所歷以爲提綱者今刻本去之似少眉目雖足山志中諸詩及石齋諸公

之詩凡鈔本所有者似亦非後人所當削也削之則仍非全書矣余故仍以楊氏所貽之鈔本爲善本云

城東雜錄跋丁酉

吾杭人也旣冠卽客遊不能久居於杭親炙鄉前輩之餘論又無暇網羅遺文墜事以備一鄉之典故今忽忽老矣意殊慊焉此城東雜錄二卷乃厲樊榭徵君之所輯也徵君居東園在杭城之東故所錄亦因以爲斷吾祖居在東里坊其北則艮山門其東南則慶春門於東園最相近桑弢甫先生之居在焉先君子從幼往來里人有雙先生之稱後之人有續錄者亦可以爲東城重矣吾祖居卽所謂數間草堂者也今吾弟居之而吾終

年旅羇宅猶未卜憶曩從弢甫先生客中讀杜詩至過客徑須愁出入居人不自解東西之句俛然即東園風景也故鄉殊可念倘有惠我買山貲者吾其就東園以終老乎

書錄解題跋丙申

直齋陳氏書錄解題二十二卷四庫館新從永樂大典中鈔出以行其持論甚正如顏氏家訓以其崇尚釋氏之故不列於儒家又以前志取樂府教坊琵琶羯鼓等書皆充樂類與聖經並列爲非當入於子錄雜藝之前又言白玉蟾何可使及吾門其人殆樓倰獄嶽識見大有過人者不獨甄綜之富考訂之勤也陳氏名振孫

字伯玉湖之安吉縣人嘗倅莆田宰南城守嘉興台州
端平中爲浙東提舉治會稽是書中一一可考見馬貴
與旣取其書以入通考而不用其言顔氏家訓仍列儒
家樂府雜錄羯鼓錄仍列經部而目錄一門又不將陳
氏此書載入其能免於紕漏之譏乎乾隆己卯余讀禮
家居友人見示此書僅自楚辭别集以下而其他咸缺
焉乃秀水朱氏曝書亭鈔本也今距曩時十八年而始
見全書殊爲晚年之幸陳氏未嘗入館閣僅据其所見
以爲是書故卷數或多或少不必盡合於國史又鼂氏
讀書志有袁本衢本之異通考所載乃衢本而海寧陳
氏所梓者乃袁本又通考有元至大間本　本朝有武

英殿本兩者皆勝他本今校者似但據俗閒本也余客居鍾山幸以課讀餘閒少爲補綴幾自忘精力之不逮前矣

新訂書錄解題跋 戊戌

此書外閒無全本久矣四庫館新從永樂大典中鈔出分爲二十二卷余既識其後矣丁酉王正復得此書子集數門元本於知不足齋主人所乃更取而細訂之知此書唯別集分三卷詩集分兩卷而其餘每類各自爲卷雖篇幅最少者亦不相爲聯屬余得據之定爲五十六卷元第詩集之後然後次以總集又章奏又歌詞而以文史終焉其他次第竝與館本無不同者其雜藝一

類校館本獨爲完善余遂稍加訂正而更鈔之余自己
卯先見集部元本越十九年而更見子部中數門則安
知將來不更有并得經史諸類者乎取以證吾所鈔者
庶有以明吾之不妄爲紛更也已

弟子仁和王崇本復初校

抱經堂文集卷第九